

流潋紫·著

一部后宫女人的生存史诗，一段帝王恩宠所牵系的权谋漩涡。
宫墙深深，壁影朱红，娇媚颦笑间，是什么在如汐暗涌……

后宫

如懿传

叁

后宫小说始祖、全国热播电视剧
《后宫·甄嬛传》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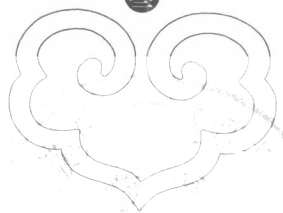
流潋紫

再造古典
完美主义巅峰！

后宮

·
如懿傳

叁



流潋紫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宫·如懿传. 3 / 流潋紫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113-3421-3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7470号

后宫·如懿传. 3

著 者: 流潋紫

出版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叶 辞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排版制作: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51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3421-3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后
宫

·
如懿传
叁



目
录

第一章	情心	001
第二章	魂梦	008
第三章	迷离	016
第四章	遥遥	026
第五章	两心	035
第六章	春樱（上）	043
第七章	春樱（下）	050
第八章	死言（上）	059
第九章	死言（下）	069
第十章	慧贤	077
第十一章	复恩	084
第十二章	永琮	093
第十三章	择路	103
第十四章	茉心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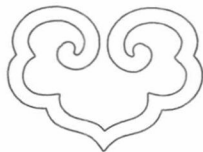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甜白	120
第十六章	琮碎	129
第十七章	远嫁	138
第十八章	母心	146
第十九章	琅婁	156
第二十章	蕤怳	164
第二十一章	暗涌（上）	173
第二十二章	暗涌（中）	182
第二十三章	暗涌（下）	192
第二十四章	图穷	201
第二十五章	绝念	209
第二十六章	君臣	217
第二十七章	姐妹	225
第二十八章	媚好	234
第二十九章	私情（上）	243
第三十章	私情（下）	254

后
宫

·
如懿传
叁



目
录



情 心 第 一 章

皇帝温沉的手掌有难言的力量，按压着她纷乱而缥缈的思绪。他在她耳畔轻声叮嘱：“如懿，不要动气，不要落了旁人的圈套，心静为上。”这样温暖沉着的言语，听得她心中沉沉一动，不免生了几分依赖之情。

这种依赖，在她初出冷宫承宠的日子里，滋长最甚。一直有噩梦缠绕，那些在冷宫苦度的岁月，内心的惊悸，躯体的痛楚，无一不如蟒蛇将她紧紧纠缠。即便服下安神汤药，昏黑悠长的暗夜里，她仍会断续醒来。

似是察觉她的不安，皇帝陪她的时候，明显多起来。好些时候，她在噩梦中醒来，在烛火微弱的光线下，望着床顶雕刻的富贵华丽的吉祥图案，那些镂空精致洒朱填金的青凤、莲花、藤萝、佛手、桃子、芍药，有种不知今夕何夕的茫然。然后，她听到他绵长的呼吸声。他的手臂，始终紧紧揽住她微微散着冷汗的身体，将自己的温度绵绵传递。他的手臂健壮而有力，紧紧包围她，即使在熟睡中也不松懈分毫。她昏昏沉沉睡去，又悸动不安醒来，始终被他裹在

怀中，肉身相贴。

那一刻，她泪眼迷离。甚至有那么一瞬，她会相信，他一定，一定会陪着自己，共同等待大地黎明的来临。

其实她何必要事事算计，若有人可依靠，事事凭他做主，不也很好。就如阿箬一事，内里再怎么难堪，落在外人眼里，阿箬还是索绰伦氏慎嫔，在宫中谨慎侍奉多年，圣宠不衰，一时暴毙，风光大葬，家中与有荣焉。

皇帝都做得很周全。可是她，却不能不靠自己。冷宫的蛇可以杀去，火可以扑灭，但是环伺身边蠢蠢欲动的毒物，那些躲在暗地里窥伺自己和海兰的人，如何能不怕？这条命，自己若不顾惜，还有谁会处处回护周全？

如懿静默着任由思绪辗转，皇帝含着温意絮絮说：“朕知道，海兰为了替朕生下永琪，吃尽了苦头。你与海兰姐妹情深，她的孩子与你的孩子无异。朕明白你们的辛苦，也心疼永琪这个孩子，所以六宫上下，都会因为永琪的降生而得到朕的赏赐。延禧宫更是得足足添上三倍。”

如懿眼底微带了喜色：“皇上疼爱永琪，自然是海兰和臣妾的福气。只是臣妾怕赏赐太厚，反而惹来闲话。毕竟三阿哥和四阿哥降生时，都未曾这样厚赏呢。”

皇帝的眼笑得弯弯的，他的呼吸轻柔地拂在她的耳侧：“海兰为了这个孩子九死一生，差点连命都赔进去了，朕赏得再多也不算什么。六宫里皇后素来节俭，以身作则，宫中一应份例都减半，连金银器物都不甚打造。贵妃跟着皇后的样子，其余人便更不论了。倒是你，这些日子都操心苦辛，朕一直想好好赏你些什么。想来想去，便为你制了一样东西，从有这个主意到命人去做，其间一切，都由朕亲自操持，好容易才得了。本来就要给你的，结果碰上海兰生永琪，便耽搁了。等下闲些朕便叫人送来给你。”

如懿一心悬在未醒的海兰身上，惊悸难定，一时哪里顾得上皇帝要赐些什么，便笑笑也过了：“皇后娘娘主持六宫，素来以节俭为上。皇上为此物煞费心血，臣妾领恩，只不敢太过靡费了。”

皇帝眉目温然：“有皇后在，你们能靡费什么。也唯有嘉嫔爱俏，打扮得格外精细艳丽些。且嘉嫔是朕登基后第一个生下皇子的，又是朝鲜宗女，身份

格外不同。所以朕想着，这次给六宫嫔妃的赏赐份例，嘉嫔得添一倍才好。”

这样絮絮半日，皇帝也有些倦，便回宫中歇息。夜寒漏静，永琪在乳母的哺喂后亦沉沉睡去，空气中浓郁的血腥气渐渐变得淡薄，反添了几分新生儿的乳香。如懿守在海兰身侧，拿着蘸了生姜水的热帕子细细替她擦拭着面孔和手臂。海兰过度疲累后昏睡的容颜极度憔悴，泛着不健康的灰青色。她难过得如同吞了一把酸梅子。这次艰难的生育，几乎要走了海兰的命，仅仅是把几个太医赶出宫，又如何抵得过？如懿想了想，还是唤来三宝：“这几日仔细留意着，看看今晚替愉嫔接生的几位太医，私下和什么人接触了。”

三宝知道轻重，立刻答应着去了。叶心上来了点安息香，劝道：“嫔妃娘娘，小主的伤接生嬷嬷已经缝好，小主也睡了，您要不要也回宫歇一歇？”

如何能歇呢？在冷宫漫长难度的岁月里，都是海兰醒着神守候着她；如今，也该她守着护着海兰了。如懿沉吟片刻，还是微笑：“叶心，忙了一宿，你也累了。本宫让蕊心去熬了止痛的汤药，等愉嫔醒了会给她喝。”

叶心答应着下去了。如懿望着东方渐渐明亮的天色，心中沉郁却又重了几分。

皇帝下了早朝之后便回到养心殿，他新得了皇子高兴，昨夜又替海兰担心，难免有些倦意。他正欲补眠，才进暖阁，却见皇后守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紫参乳鸽汤，笑吟吟地迎候上来。皇帝见她如此体贴，也是高兴，便由着李玉伺候他除了冠帽，问道：“皇后这么早过来了？”

皇后穿了一身暗红绣百子嬉戏图案刻丝缎袍，配着一色的镶嵌暗红圆珠玛瑙碎玉金累丝钿子，斜斜坠下一道粉白荧光的双喜珊瑚珍珠流苏，越发显得喜气盈盈。她端正地福了一福，满面含笑道：“恭喜皇上新得皇子。”

皇帝闻言欢喜：“皇后也得了喜讯了？”

皇后忙欠身道：“昨夜本该去延禧宫守着愉嫔生产的，可恨奴才们惫懒，见臣妾睡着，也不来叫醒臣妾。臣妾一早起来听闻愉嫔母子平安，当真欢喜，想着皇上肯定也高兴得一夜未睡好，所以特意让小厨房早早炖上了一锅紫参乳鸽汤，给皇上补气提神。”

皇后扬一扬脸，素心立刻捧过汤盅奉上：“皇后娘娘一醒来就嘱咐人备上了，只等皇上下朝来喝。娘娘一番心意，皇上尝一尝吧。”

皇帝掀开青瓷盅盖一嗅，不禁含笑望着皇后，赞许道：“辛苦皇后了。”

料峭冬寒尚未褪去，窗下一溜儿摆着数十盆水仙，那是最名贵的“洛水湘妃”，选取漳州名种，由花房精心培植而出，姿态尤为细窈，蕊心艳黄欲滴，花色白净欲透，颜如明玉，冰肌朵朵娇小，如捧玉一梭，自青瑶碧叶中亭亭净出。此刻那水仙被殿中红笕暖气一蒸，浓香如酒，盈满一室，连汤饮本来的气味都掩了下去，就好像自己对着皇帝的一片心意，总被那么轻易掩盖。

想到此节，皇后不觉黯然，却不肯失了半分气度，便勉强笑道：“这水仙开得真好。前些年花房一直进献这些洛水湘妃，皇上总觉得未能臻于至美，如今摆在殿中，想来已经是最好的了。”

皇帝澹然一笑，颇有几分自得之色，轩轩然若朝霞举：“百花之中，朕向来中意水仙，喜爱其凌波之态，若洛水神仙。若是培植不当，岂非损了湘妃意态。”

皇后道：“传说水仙为舜之妻娥皇、女英化身。当年舜南巡驾崩，娥皇与女英双双殉情于湘江。天帝悯其二人对夫君至情至爱，便将二人魂魄化为江边水仙，才得此名。臣妾与皇上一般喜欢此花，便是爱其对夫君忠贞之意。”

皇帝若有所思，望着皇后和声道：“皇后的心意，朕都明白。”他转首看着那凌水花朵，轻声道，“临水照花，朕既是喜爱水仙忠贞之情，亦是深感娥皇、女英对夫君的恭顺无二，若不以夫为天，以君为天，又怎会这般生死不离，一心追随。”他修长的手指爱怜地划过莹润的花瓣，若薄薄的雪凝在他指尖，“且水仙开在冬日，凌寒风姿，才格外难得。”

皇后端然而坐，只觉得热烘烘的融暖夹着浓浓幽香往脸上扑来，几乎要沉醉下去，失去所有的防备。若然真能这般沉醉，却也不失为一桩美事。自成为他正妻的那一日起，负着富察氏全族的荣耀，担着儿女与自己的前程，何曾有一日松懈过。连这夫妻独自相对的时光，也是隐隐绷紧的一丝弦。她何尝不知道，宫中女子多爱花草，唯有那个人，那个让她一直忌惮的女子，也是如眼前人一般，喜爱这凌寒之花。是不是这也算是她与他不可言说的一点相似？

这样的念头不过一瞬，已然勾起心底零碎而杂乱的酸意。那滋味辛辣又

苦涩，酸楚得几乎闷住了心肺，逼得她握紧了拳，深深地，深深地吸一口气，提醒自己：嫉妒，并非皇后应该表露的神情。至死，这样的情绪，只能掩埋在心，任凭它咬蚀透骨，亦要保持着外在的雍容得体。

旋然，她眉目温静：“得皇上喜爱，自然是好的。臣妾听闻今冬江南所贡绿梅颇多，嫔妃素来喜爱绿梅凌寒独开，想来也是深明皇上惜花之情。”她见皇帝并不接话，只是津津有味地饮着她送来的汤饮，心头微微一暖，蕴了脉脉温柔道，“皇上不仅要为国事辛苦，还要为家事辛劳，臣妾不求别的，但求皇上万事顺心遂意，不要再有烦心之事就好。”

皇帝微有几分动容，口中却渐渐转淡：“皇后这样说，是觉得朕会有什么不顺心遂意的事么？”

殿外朝阳色如金灿，如汪着金色的海浪，一波波涌来，碎碎迷迷，壮阔无比。皇后端庄的脸容便在这样的明灼朝晖下渐渐沉寂下去：“臣妾今早听说慎嫔的棺樽在火场焚化时突然起了蓝色焰火，引得在旁伺候丧仪的宫人们惊慌不已。臣妾又听闻愉嫔昨夜虽然顺利产下皇子，但难产许久，自己的身子大受损伤，不免担心是否因昨夜的不祥而引起，伤了宫中福泽。”

皇帝停下手中汤盅，凝神道：“皇后是六宫之首，有什么话不妨直言。”

皇后的语调沉静而和缓，忖度着道：“臣妾听闻慎嫔虽是在冷宫自裁，但替她收尸的宫人们说，她浑身伤痕，且穿着一身红衣和红鞋死去，怨气深重。臣妾知道慎嫔从前是嫔妃的侍女，许多事慎嫔有不当之处。赐死也罢受罚也罢，只是在宫中动用猫刑，还要合宫宫人看着以作训诫，未免太过狠毒，伤了阴鹭。”

细白青瓷的汤盏在皇帝修长的指尖徐徐转动，看得久了，那淡青色的细藤花纹似乎会攀缘疾长，蔓延出数不清的枝叶伸展出去，让人辨不清它的方向。皇帝轻哂，颇有玩味之意：“皇后是觉得，愉嫔生育大伤元气，慎嫔棺樽起火古怪，都是因为嫔妃私刑太狠的缘故？”

皇后本靠着填满了兰草蕙萝的沙金宝蓝起绒蒲桃锦靠枕，闻言忙欠身道：“臣妾不敢妄言，只是合宫人心浮动，臣妾不能不来禀报皇上。”

皇帝唇边的笑意还是淡淡地定着，眼中却淡漠了下去：“朕说过，皇后

是六宫之首。朕曾在年幼时想过，六宫之首若幻化成形，应该是什么样子。朕想了许久，应该便如莲花台上的慈悲观音，心怀天下，心存慈悲，不妄听，不妄语，不行恶事，不打诳语。万事了然心中，凭一颗慧心巧妙处置。皇后以为如何？”

檐下的冰柱被暖阳晒得有些融化，泠泠滴落水珠，晨风吹动檐头铁马在风雨中“叮叮”作响，那深一声浅一声忽缓忽急地交错，仿佛催魂铃一般，吵得人脑仁儿都要崩裂开来。皇后勉强浮起一个笑容：“臣妾妄言了。不过，皇上所说的确是观音的样子，而臣妾虽为皇后，却也只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皇上所言的境界，臣妾自愧不如。”

皇帝的侧脸有着清隽的轮廓，被淡金色的朝阳镀上一层光晕。他的乌沉眼眸如寒星般闪着冷郁的光，让人读不出他此刻的心情。“皇后说得对，人就是人，但所达不到的境界，也可以心向往之。”他微微一笑，仿若无意般挑起别的话头，“就好比朕身边伺候的奴才，从前王钦为人糊涂，肆意窥测朕意，连皇后赐婚对食的恩典也辜负，朕已经惩处了。如今有他做例，其他人也都本分多了。”

烟罗纱窗滤来翡翠般的明净阳光，西番莲花模样的鎏金熏笼内徐徐飘出几缕乳色清烟。皇后温顺垂首，手指细细理着领口上缀着的珠翠领针。那是银器雕琢的藤萝长春图样，繁密的银纹丝穿着紫色宝石勾勒出精细的春叶紫藤脉络，原是她最喜欢的样式，此刻，却只觉得上头碎碎的珠玉射出细碎如针的炫光，一芒一芒戳得她眼仁儿生疼生疼的。须臾，皇后才觉得那疼痛劲儿缓了过去，露出柔婉容色：“皇上的意思，臣妾懂得。是臣妾失言了。原是早起嘉嫔来请安，提了几句宫中异象。但怪力乱神之语，实不该出自臣妾口中。”

皇帝微微颌首：“这样的话不仅不该出自皇后口中，皇后更应该弹压流言，免得宫中妄语成风，人心自乱。”

皇后恭谨道：“臣妾知道了。回去后自会训示六宫宫人，不许他们再胡言乱语。”

皇帝的笑幽幽暗暗，口气却温和到了极处：“嘉嫔素来口无遮拦，人却是直肠子，有什么话都不瞒着朕。所以她说什么，你听一耳朵便罢了，不必事事过心。”他见皇后的脸容渐渐有雪色，越发笑容可掬，“对了，还有一事，朕

要嘱咐皇后。愉嫔生子是喜事，更有皇后替朕料理后宫的苦心。朕想着有子承欢膝下，皇后也可添欣慰。所以，六宫上下同赏半年份例。”

皇后勉强笑着，见皇帝倚窗而坐，这样风姿秀逸的男子，如玉山巍峨，纵然光华万丈，她却只能高山仰止，从来都难以接近，只能由着如是情意，默默淌过。只是此刻，他的欣慰和欢喜也是对着她的，倒并不像是只为添了个皇子，更是多年夫妻的一份安慰和亲近。不知怎的，她心里便软了几分。哪怕多年来时时处处顾着富察氏的恩荣，多年相伴，到底是有几分倾心的，何况又为他生儿育女。远远的儿啼声犹在耳畔，她蓦然念及自己早逝的永璉，心底狠狠一搐，牵动四肢百骸都一同抽痛起来，滴出猩红黏腻的血珠子。她极力将腮边的笑容撑得如十五无缺的月：“是。皇上的庶子，也是臣妾的庶子，都是一样的。只可惜臣妾与皇上膝下都只有一个公主，若是多几个玉雪可爱的女儿，那便更好了。只是说来说去，都怪臣妾无能，保不住皇上与臣妾的永璉。”

这一句“庶子”，骤然挑动了皇帝欢喜中的情肠，有如缕的悲愁蔓延上他微垂的唇角，他情不自禁地握住皇后皓腻的手腕，切切道：“女儿也罢，庶子也罢。皇后，朕与你终究是要有个嫡子的。”

皇后含着朦胧而酸楚的笑意：“皇上，臣妾侍奉您多年，必有许多不是之处。可臣妾一心所念，唯有皇上。臣妾无论如何，也会生下嫡子，以慰皇上心愿。”

皇帝握一握她的手：“皇后，无须说这样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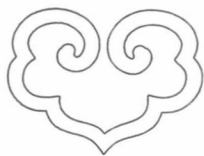
皇后盈盈睇着皇帝，不觉泫然：“臣妾身为皇后，是不该出此软弱之语。可臣妾上有皇额娘，下有公主，又有母家荣华。可臣妾所能倚仗的，不过是皇上而已。”

皇帝轻嘘一口气，轻抚她肩头：“皇后的心思，朕懂得。皇后亦不要自怨自艾了。”

他懂得么？皇后在心底里轻笑出来，宫里的女子那么多，对着他个个都是笑靥如花，自己的艰难辛酸、如履薄冰，他如何能懂？就如她一般，哪怕相伴多年，很多时候，他的心思，她也是难以捉摸。

一世夫妻，唯有表面的荣光……

皇后这般念着，转身处，终于忍不住低首落下泪来。



魂梦 第二章

海兰醒来是在黄昏时分。彼时如懿已守了她一日，累得腰肢酸软，不过咬牙挺着罢了。李玉在午后时分便已来过，千珍万重地将一个玛瑙巧雕梅枝双鹊捧珠镶盒交到她手中。那镶盒以大块深红与雪白的双色玛瑙挖成，白玛瑙为底，质地细腻，中间夹杂白色或透明纹路，留出鲜艳的俏色深红玛瑙雕出梅枝，枝干虬曲，花朵盛放，面上嵌青金、珊瑚、绿松、碧玺和水晶，点缀出碧叶红梅雪光明耀之样，两侧以珍珠浮雕衔环铺首，中间一颗拇指大的贝珠包金为纽，一看便知是连城之物。

李玉在她身侧，悄声道：“只为这盒子上的梅花，皇上便画了不下百次，真真是用心。奴才说句不好听的话，娘娘在冷宫的时候，皇上虽然不闻不问，但一人书画的时候，画的梅花比往日里多多了。原可从那些里头挑一幅好的便是了，可皇上还是觉着不够好，又画了好些，叫工匠们细细描摹了，做得不好便废置。饶是这样，这盒子也是出到第三个才好，只可惜了前头那些好玛瑙。

啧啧！”

如懿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只是道：“这算是千金换一笑么？”

李玉哪里懂这个，摇头晃脑继续道：“这盒子也罢了，小主快打开看看里头的东西，才叫用心呢！”

如懿见海兰尚未醒来，遂也打开一看，只见两掌大的玛瑙盒子里，罗列着一排排绿梅的花苞，盈盈未开，如绿珠点点。更有一薄薄的红梅胭脂笺，她取过展开，却是皇帝亲笔，写着“疏疏帘幕映娉婷，初试晓妆新”^[1]。

那字写得小巧，如懿几乎能想见他落笔时唇角得意的笑纹。她眉心微曲，诧异道：“如今是二月里了，哪里还来这些含苞未放的绿梅？”她轻轻一嗅，“仿佛有脂粉的香气，并不尽是梅花香？”

李玉笑得合不拢嘴，抚掌道：“可不是？先用密陀僧、白檀、蛤粉、冰片各一钱，又以当季开得最盛的白芷、白芨、白莲蕊、白丁香、白茯苓、白蜀葵花、山柰、甘松、鹿角胶、青木香、笃耨香研至绝细，和以珍珠末、蛋清为粉。然后寻最巧手的宫女折来新鲜饱满的绿梅花苞，把这粉小心灌进花苞里，用线扎其花尖，将粉密封于花房之内蒸熟，再藏于玛瑙盒内，静置足月。如此花香沁粉，更能令面容莹似白梅凝雪，乃汉宫第一方。皇上知道小主喜爱绿梅，便称此物为绿梅粉，专供小主一人所用。”

李玉说得畅然尽兴，如懿只听到笃耨香一节，已经暗暗惊动。她出身贵戚，寻常宝物自然入不得她的眼，便是皇帝也每每好与她谈论奇珍。皇帝所用制香粉之法，传自明熹宗懿安皇后张氏的玉簪花粉法，只是玉簪花能存香粉，绿梅花苞却难，且用料更为奢华珍异。那笃耨香出真腊国，乃树之脂也。其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笃耨，盛夏不融，香气清远，实在万金难得。如今却轻易用来做敷面香粉，珍重之余只觉心惊，若是为旁人所知，不知又要惹来何等闲话是非。

李玉极是乖觉，忙低声道：“用什么东西做这绿梅粉，都是皇上亲自定下

[1] 出自宋代词人赵师侠的《朝中措》。全词为：“疏疏帘幕映娉婷，初试晓妆新。玉腕云边缓转，修蛾波上微颦。铅华淡薄，轻匀桃脸，深注樱唇。还似舞鸾窥沼，无情空恼行人。”描写女子妆容之美。



的，所以内务府并不曾记档。”

不是不感动的。他记着她喜欢绿梅，惦着她的容颜憔悴，盼着她红颜如昨，为此不惜费尽心思，靡尽珍宝。但是在冷宫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之后，这些感动也仅仅是感动而已。身外华物，哪里抵得上腔子里的一口热气，绝境里一双扶持的暖手。

珍重连城，也不过是一座城池的代价而已。

所以，再欢悦，亦有凉薄之意，沁染入心。然而她面上还是笑的，思忖片刻，取过笔饱蘸了墨汁，用一色的红梅胭脂笺一字一字郑重写道：“梅梢弄粉香犹嫩。欲寄江南春信。别后寸肠萦损。说与伊争稳。^[1]”写罢，便依旧封了交予李玉手中：“只许教皇上瞧见。皇上见了，便知本宫心意。”她想一想，又道，“你虽有心帮我，但面上不可露了分毫。王钦之事后，皇上最不喜宫人窥测他心意。你到这个位子不易，一切小心。”

李玉诺诺离去，她方将那绿梅粉并玛瑙盒交予蕊心一并送回了翊坤宫中。半倚在榻前，闭目凝神的瞬息里，想起自己所写，原是欧阳修的《桃源忆故人》，她只写了上半阙，却不肯写出那下半阙。只为上半阙的相思，便也是下半阙里她三年冷宫韶华苍苍的哀情。

“小炉独守寒灰烬。忍泪低头画尽。眉上万重新恨。竟日无人问。”她低低呢喃，在暖融融的殿内细细抚摸自己的十指。与旁人不同的是，她的手固然也戴着宝石嵌金的戒指，佩着华丽而尖细的珮琅点翠蓝晶护甲，纤手摇曳的瞬间，那些名贵的珠宝会映出彩虹般的华泽，曳翠销金，教人目眩神迷。可是细细分辨去，哪怕有鹅脂调了珍珠蜜日日浸手，但天气乍暖微寒的时节，旧时冻疮的寒痛热痒，无不提醒着她岁月斧凿后留在她身体上的斑驳痕迹。

唤醒她迷蒙心意的，是海兰初初醒转时低切的呼唤：“姐姐。”如懿如梦初醒，不觉大喜过望，才觉得悬着的一颗心实实归了原位。海兰虚弱地靠在宝石石榴花喜鹊纹迎枕上，红红翠翠的底子锦华光灿，愈显得她的脸苍白得如一

[1] 出自宋代词人欧阳修的《桃源忆故人》，全词为：“梅梢弄粉香犹嫩。欲寄江南春信。别后寸肠萦损。说与伊争稳。小炉独守寒灰烬。忍泪低头画尽。眉上万重新恨。竟日无人问。”此词诉说女子相思之苦，情哀之思。

张薄薄的纸。她的神思仍在飘忽：“姐姐，真的是你？”

如懿握住她冰凉的手：“海兰，是我。我在。”

海兰嘘一口气，迷茫道：“姐姐，我以为自己熬不过来了。”

如懿闻言，眼便湿了。她端了止痛汤细细喂海兰服下，又将熬得糯烂的参片鸡汁粥喂了半碗，轻语安慰：“别胡说，我总在这儿。”

海兰问过孩子康健，长松了一口气：“万佛护佑，我终于替自己和姐姐生下了孩子。无论如何，只要孩子长大，咱们的下半生便有了些许依靠了。”

一句话便招落了如懿的泪：“只要你好好儿的，还提什么孩子不孩子。昨夜你九死一生，我只看着，只怕也要将自己填了进去。”

海兰艰难地笑着，很快冷下脸道：“姐姐不能填进去，我更不能填进去。她们费尽心机，下的药让我变胖，变得丑陋，再不能得皇上宠爱。还让我的孩子难以出生，以致我吃尽了千辛万苦。若不是姐姐在旁陪伴，我一个撑不住，母子俱损，岂不更遂了她们的的心愿。”

如懿替她掖好被角，柔声道：“如今你虚着，别想那么多。”

海兰冷笑道：“如何不想那么多！她们步步算计，只恨我自己蠢，后知后觉罢了！此事之恨，有生之年，断不能忘！”

如懿半垂着脸颊，伤感不已：“旁人害你，我自然是恨在心上。可是海兰，我的手也不干净。我的手害死过性命，只是我没有生养孩子，所以今日的事伤在你身上，否则便是这报应落在我身上了。”

海兰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露出不屑之色：“姐姐居然相信天意报应？如果世上有报应，她们数次残害姐姐，为什么还没有受到老天爷的报应！所谓报应，从无天意，只在人为。今日她们要我和姐姐所受的种种，来日我都要一一还报在她们身上！若老天爷真要怜悯她们，恨我们狠毒，那就全都报应在我珂里叶特氏海兰身上。我只要姐姐和我的孩子万全就是！”

如懿心中震动不已，再多的委屈心酸，有这样的姐妹在身旁，深宫中载载独行，亦有何畏惧？她伸出手，紧紧拥住海兰，任由感动的泪水悄悄落下。

用过了晚膳，海兰便又歇下了。海兰的精神并不大好，总是渴睡。还是三



宝回来，将火场之事一一告知如懿。

如懿悠悠拨着手上的鎏金红宝石戒指：“如今都认定是本宫逼死了阿箬，所以她死后还要闹鬼作怪，是么？”

三宝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道：“可不是！宫中最喜欢这些鬼怪之语，怎么禁也禁不住，何况又是棺身起了蓝火那么诡异！也难怪大家都害怕。奴才方才去火场，几个替阿箬烧尸的太监吓得都说胡话了，满嘴胡言乱语，偷偷给她烧纸钱呢！”

如懿叹道：“冤有头债有主，谁是真正害死她的人，自然她就找谁去，本宫怕什么呢？”

三宝答应了一声：“还有一事，奴才见伺候愉嫔娘娘生产的两位太医，都曾悄悄见过启祥宫嘉嫔小主身边的陪嫁侍女贞淑。奴才记得有次贞淑自己说过，在李朝时她便是医女出身。奴才怀疑，愉嫔小主生产时被猛下催产药的事，只怕和启祥宫有干系。”

有乌云重重的阴沉凝在了如懿眉心。这样的神色不过一瞬，她已然冷笑道：“嘉嫔！本宫与她相处多年，一直以为她只是口舌上尖酸刻薄，爱讨便宜罢了。原来黄雀在后，也不是个省心的！”

三宝目光一凉，低声道：“这才叫日久见人心呢。时间久了，什么飞禽走兽都忍不住要出来了。小主，咱们要不要把那些太医截下来，向皇上告发嘉嫔？”

夜的羽翼缓缓垂落，掩去天际最后一缕蛋青色的光，将无尽的墨色席卷于紫禁城辽阔的天空。那种黑暗的郁积，教人望穿了双眼，也望不到渴盼的一丝明亮的慰藉。窗台上供着的一束腊梅送进一缕若有若无的清幽香气，叫人神清气冽。如懿沉着脸道：“不必了。皇上能治太医的，也不过是一个用药不当之罪。愉嫔胎儿过大，催产药量用得重些也是难免。仅仅是见过嘉嫔身边的宫女，也算不上什么确凿证据。且皇上又格外看重她，只这些话是没用的。”她掐着指甲，感受着指尖触着皮肉的刺痛，冷声道，“要打击一个人，就须彻彻底底，这样不咸不淡一下，费了力气和心思，也没什么大用处。”

如懿守了一会儿，见海兰睡得安稳，永琪也胃口极好，吃饱了乳母的奶水